



藏书的乐趣与学问

俞晓群

前些天我们在北京SKP书店组织真皮书展销活动,请来两位藏书家谈中西方书籍装帧的历史。一位是王强,主谈西方书籍装帧的往事;一位是韦力,主谈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故事。两个多小时的活动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当主持嘉宾绿茶问道:“二位藏书家,都是各自领域数一数二的人物。那么多珍贵的版本,收藏在书房里,你们的终极追求是什么?”现场的气氛开始有些严肃。韦力保持一贯的幽默方式,他回答:“我本无远大志向,藏书只是出于人生乐趣,使自己的生路感到充实。早年走上这条道路,便收不回来了。至于未来,所想不多。”王强说自己由读书到藏书的人生经历,自自然然,清清楚楚。但想到藏书的未来,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他说:“我只求自己的收藏,能够在人文历史上留下一点火焰。至于藏书的归宿,我想应当属于那些真正爱它们、懂它们的人。”

绿茶接着问道:“除此之外,你们日常有哪些藏书的乐趣呢?”说到乐趣,二位藏书家的话题就丰富了很多。王强谈到他的专题收藏,如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从《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显形记》《芬尼根守灵夜》《贾科莫·乔伊斯》《处处有子女》《狐狸与葡萄》《英雄斯蒂芬》到《尤利西斯》,从签名本、编号本、皮装本到定制本,让人叹为观止。几年前王强带着这些书到上海与书友见面,为此还印行一册皮面纪念簿《王强收藏——乔伊斯作品珍本选粹》。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见面会上,有400多人聆听了王强等人的演讲。其间还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品鉴会,王

强与书友面对面,欣赏乔伊斯的珍本世界。

韦力收藏中文古籍,踏遍千山万水,成为“国内最大的藏书家”(翁遂溪语)。谈到收藏的乐趣,韦力的演讲语气平和,言辞低调。他一生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方式,他的著作很多,专著有《批校本》《古书题跋丛刊》《芷兰斋序跋集》《书目问答汇编》《鲁迅藏书志》,专题有《上书房行走》《书魂寻踪》《寻访官书房》《书院寻踪》《书坊寻踪》《书肆寻踪》《书店寻踪》,还有庞大的“觅系列丛书”,以及多本收藏知识的普及读物,他的畅销著作《得书记》《失书记》《古书之美》《古书之爱》实在好看。有这样的知识背景,韦力讲藏书的故事,信手拈来,滔滔不绝。

以往我再强调,自己的书房只存书,不藏书。但由于职业工作的关系,多年来耳闻目睹,知道藏书有趣的玩法不少。此处归结一下,略述三项:

其一,版本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首先要学会看书的版权页。我是出版人,格外注意书籍的版本研究。旧籍的版本之杂乱不足为奇,新书的版本收藏会有新意。比如王强的著作《书之爱》,后来改称为《读书毁了我》。此书不断再版、新版,点数不一,以版权页为据,二十几年间,有六个版本陆续上市。一是2000年初版本,书名曰《书之爱》,属于徐小平主编“新东方学校文丛”。二是2006年修订版,台湾网络与书出版公司,书名依然是《书之爱》,沈昌文、郝明义序言。三是2006年修订版的简体字版,内容沿用了网络与书的版本。四是2012年中信出版社版,

书名改为《读书毁了我》,正文未动。五是2018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繁体字版,书名沿用《读书毁了我》,沈昌文、俞晓群序言。六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暨世纪文景简体字版,与牛津版同年上市。近日此书又要出新版,最初王强希望加入几篇新的文章,我认为在读者的心目中,此书内容已成定式,还是保持原貌为好。新文章既有数量又有新意,不如另立名目,构成新著。王强接受了我的观点,他的一部新书将于晚些时候与读者见面。

还有一些附着于《书之爱》版本之上的故事,也很有趣。一是封面改装定制,比如《读书毁了我》多色仿皮版、真皮版,其中有些版本不受版权页之限定。书房中收存把玩,却不可少。二是在王强的《书之爱》中,推荐过另一本书,即理查德·德·伯利的《书之爱》。王强对此非常喜爱,因此他自己的著作也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后来将伯利的《书之爱》也翻译出版了。三是简繁体两种版本共存,这是当今世界上,中文书独有的一个文化现象。比如我曾经有繁体字版《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此书简体字版称《这一面的书香》,书中添加了一些文字。这些年此类事情极多,浏览我的存书,简繁体版本并存的著作比比皆是,如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祝勇《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血朝廷》《旧宫殿》,毛尖《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我们不懂电影》《一直不松手》《夜短梦长》,陈子善《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

其二,签名本控。书上请作者签名之事由来已久,究竟有多久呢?陈子善说,他见到最早的

签名本,是他收藏的《天演论》,1901年译者严复签道:“旧译奉彦复老兄大人教,弟复”。此书1898年出版,三年后签赠,故称旧译。彦复即吴彦复,字北山,当时名士。我觉得陈子善《签名本丛考》,可以称为当代签名本收藏的指南。虽然他的收藏对象以现代文学著作为主,但其中记载的藏品之丰富,版本之珍贵,实在让人叹服。所以说,此书既可以作为爱好者学习的读本,也是学术研究的一条独特的路径。

陈子善将签名本的形式划分为五种类型:一是作者新著出版时,赠送给友朋的签名本。此中还有准签名本,即在书中夹一张名片,正面写上四个字“著者敬赠”,胡适送林语堂《胡适文存三集》初版一册,就是这样做的。二是新书上市时,作者在现场的签售活动,此类签名往往没有上款。三是出版社推出的限量版编号签名本。四是事后请作者补签的签名本。也有作者未能补签的故事,陈子善得到一册施蛰存《灯下集》,是1937年初版,施先生手笔题赠沈从文的版本。陈子善拿去给施先生看,施先生说:“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吓得陈子善请施先生再题写几句话的话也咽了回去。五是有上款、下款和作者题词的签名本,是最完善最齐备的签名本。

其三,毛边本控。事先声明,我读书、存书,一直不大喜欢毛边本。记得我的《蓬蒿人书语》出版时,出版者给我的样书有毛边、光边两种,我提出留几本毛边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换成光边吧。出版者闻言很高兴,他说毛边本好卖,一抢而空。我为什么不喜毛边本呢?一是我存书主

要为了阅读,而毛边书又称“不裁”,当然不方便阅读了。二是我性子急,拿起一本书喜欢随性翻阅,看看前言后记、目录扉页,看看书中好奇之处,一着急就把书裁坏了。我写此文时,就不小心裁坏了一本善先生签赠本《签名本丛考》,那本书纸张太好,轻裁不开,一用力纸张便从别处撕裂了,让我心痛了好一阵子。三是大概我有洁癖,毛边本的切口里出外进,看上去不整齐,还会落入灰尘,无法掸去,真让人受不了。四是西书收藏大咖王强时常见身说法,给我看他的西方经典毛边本收藏,确实与我们的“毛边”大不一样,当下的种种毛边藏品都不入他的法眼。

虽然我不喜欢毛边本,却不拒绝毛边本,还热衷于相关知识的阅读。沈文冲《中国毛边书史话》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书中许多内容有趣且有用。有趣的是书前有多篇序言、赠言,献言者有黄裳、钟叔河、陈子善、龚明德等。黄裳写道:“我曾毛边党,但是六七十年前事,目前尚有毛边书若干,皆鲁迅著作也。周作人书只有两三种是毛边的。可见他虽提倡,却未实践。”陈子善写道:“毛边本是新中国文学运动的产物。上世纪二三十年是毛边本的全盛时期,毛边党人周氏兄弟著作的毛边本一直是新文学书刊收藏家的至爱。”此书下辑“中国百年毛边书人、书事、书录编年录”,其中许多记载很难得。比如年较早的毛边书记载,见于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1880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日记》中写道:“诵英文,裁英文书二册。英法书肆,于新刻之书装订完好而纸张相连,不肯裁切……”

女诗人韩兰英诗作拾遗

顾农

南朝女诗人韩兰英今存诗一首,收录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之《齐诗》卷六,拟题为《为颜氏赋诗》,诗云:“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弃置将已矣,谁怜微薄躯!”

注出“金楼子”。检萧绎《金楼子》卷一《箴戒篇》有两段相关的记载,略谓——齐郁林王初欲废帝,其文则内博士韩兰英所作也。兰英号“韩公”,总知内事,始入,为后官司仪……齐郁林王时,有颜氏女,夫嗜酒,父母夺之,不出,入宫为列职。帝以春夜命后官司仪兰英为颜氏赋诗,曰:“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弃置将已矣,谁怜微薄躯!”帝乃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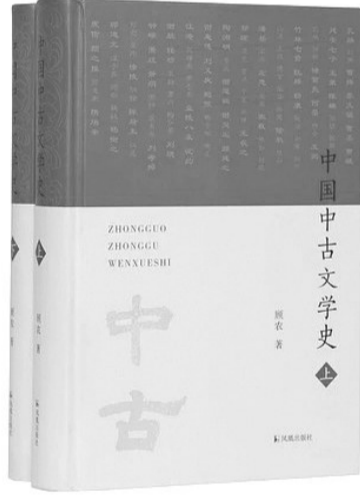
这时韩兰英在后宫的头衔,先说是“内博士”,又说是“后官司仪”,前后不一,令读者无所适从。《金楼子》一书中有若干内容是从各处抄撮而来的,综合整理加工不足,行文难免有些龃龉不安之处,好在不是重大,关系不是很大。

这位被称为“韩公”的宫中文官韩兰英的传记,附载于《南齐书·后妃传》之武穆皇后之后,由此可知她在齐世祖武帝萧毓(440—493年,483—493年在位)时的待遇非同一般,传文写道:吴郡韩兰英。

如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韩兰英早在刘宋武帝刘骏(430—464年,454—464年在位)时已经入宫,明帝刘彧(439—472年,465—472年在位)时开始任职,为后官司仪。宋、齐易代后她仍在宫中,到武帝萧暕时升迁为博士,到这时她在皇宫中已经呆了30年之久,德高望重,连当今皇帝对她都非常客气,更不必说后来的郁林王萧昭业(473—494年,493—494年一度短期在位)了。

萧毓的法定继承人原是文惠太子萧长懋(458—493年),其人早逝,于是立长孙萧昭业为皇太孙。萧毓驾崩后,萧昭业在顾命大臣萧鸾(452—498年,后为齐明帝,494—498年在位)等人支持下登上了皇帝位,但萧昭业很不满意空长,时任尚书令的权臣萧鸾,想把他赶出朝廷,其诏书即出于韩兰英之手。写这样的重要政治文件大大超出博士的职权,“韩公”此时总管大内诸事,这就很危险了。

萧鸾其人厉害,很快就废去萧昭业,另立其弟萧昭文(480—494年,494年一度短期在位),稍后又废去萧昭文,自己上台当皇帝。萧鸾政变得手后大



开杀戒,猛烈的程度骇人听闻,估计“韩公”也逃不出这样的大劫。在宋、齐纷纭混乱的政局中,任职于宫中实在是一个高危的差事,即使是水平不俗的“韩公”也难以独善其身。

但是韩兰英到底见识不凡,《为颜氏(女)赋诗》表明,此时她虽然已是资深博士且“总知内事”,却并未忘乎所以,她对

宫廷生活的可怕始终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分明看出了女性的“微薄躯”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关心和同情,颜氏女还是离开这里为好。看来她内心深处并不以自己的境遇为然,只不过陷入已久,年老力衰,已经走不出这个牢笼了。

“韩公”此诗同一般常见的因未获宠幸而生哀怨的宫怨诗完全不同,这里有着深刻丰富得多的感慨。宫中女官包括博士以至大内总管也无非是一种特别的“愁人”,能离开最好赶紧离开。

钟嵘《诗品》将“韩公”列入卷下,评语说:“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以为‘韩公’。”可惜诗人韩兰英的集子早已失传,当年的评价已经难以体会。其作品只是靠萧绎的引用留下区区一首,其人遂难以进入文学史论述的系列,这实在是一件无奈的憾事。

中古时代文学作品保存不易,当时宏大的建筑,后来只留下一角残损的遗迹。现在有关的文学史,包括我自己提供的篇幅相当大的一种《中国中古文学史》上下册,凤凰出版社2022年1月版),都只不过是管中窥豹,见其一斑。所以,有些零星的优秀作品亟宜另行采用合适的方式加以讨论,以求拾遗补阙于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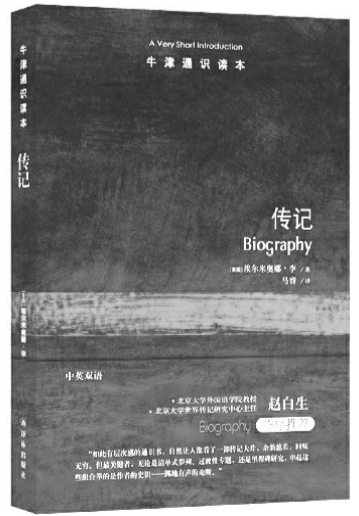
传记的规则和无规则

孟虹

近来,大制作、高水准的传记作品层出不穷,吸引着读者的目光。传记文学,魅力四射,它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是独一无二的。卡莱尔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爱默生则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大诗人叶芝对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传记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认识,近期大热的《奥本海默》作者、美国作家凯·伯德说:传记作家既撰写生平,也描述时代。

为什么传记作家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写一个人的生平故事?传记是做什么的?它是如何运作的?《传记》一书作者埃尔米奥娜·李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她创作这本传记通识读本的目的就是阐述“传记的宗旨及其实现途径”。她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对这门艺术作了精彩介绍,勾勒出不同类型传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引领读者走进传记的真实和本质。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



过,但它一直在那里。”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曾说,人类的记忆并不仅仅是对所经历事件的总结,更多的是对他们曾经思考过的,被告告知过的以及他们所相信的时间的总和。我们不断记忆,建构了一个纷繁的世界。我们会尝试回到当时当下的自己,企图与过去的时光再握手重逢,重拾来时的勇气,照亮当下的路。

传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类,在今天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广受大众喜爱。从古典时代的榜样传记到如今公众人物的传记,传记的形式、规则和写作目的经历了种种演变。《传记》一书对传记这门艺术作了精彩的介绍,勾勒出不同类型传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探讨了影响传记写作的种种因素。传记应该如何定义?传记一定要真实吗?传记作者需要亲自了解传记吗?在为不同的人作传时,是否需要不同的策略、伦理和规则?传记研究者埃尔米奥娜·李在书中提出多条我们想象中的传记的规则,又逐一将其打破。

生平写作、生活史、回忆录、传略……传记有着诸多描述,也被比作不同的事物。在《传记》一书开头,作者拣选了关于传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比喻——尸检和肖像,以提示我们传记的特征和复杂性。本书虽基于英国文学传统展开论述,但作者语言犀利幽默,叙述引人入胜。从古典时代的榜样传记到现代的影响力人物传记,再到如今的名人传记,在展示传记悠久历史

传统的同时,也揭示了传记在演变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争议,让人们思考传记背后不断处于流动之中的规则。

1814年,黑兹利特说“肖像绘画是用铅笔写就的传记”,用的就是一个常见类比。对一幅肖像的最高赞美,莫过于“看起来充满生气”。于是关于传记家试图实现的目标,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捕捉相像之处”。“如实描述”是另一个流行的说法,表明最忠实的传记作家应呈现这样的作品。与肖像人物一样,传主也应该看起来充满生气,呼吸着,全身心地在场,给人以现场感及其存在的真实感。

《传记》作者埃尔米奥娜·李是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牛津大学沃夫桑学院院长。出版传记多部,传主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伊迪丝·沃顿等。2018年,荣获传记家俱乐部传记杰出贡献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为《传记》作序。“如此有层次感的通识书,自然让人像看了一部传记大片,余韵悠长,回味无穷。但

最关键者,无论是清单式罗列、过渡性专题,还是里程碑研究,串起这些组合拳的是作者的史识掷地有声的论断。”赵白生如此评价此书。

埃尔米奥娜·李的《传记》,也有清单式罗列,而且还不止。但作者辅之以过渡性专题,如梦露专题、莎士比亚专题,更聚焦于里程碑研究,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博斯沃尔的《约翰逊传》、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流传》。埃尔米奥娜·李描述了传记如何是在传主身故之后对其所做的审查,又如何类似捕捉个性的肖像画。书中列举了许多经典英国传记作品,来说明从维多利亚时代到黄金时代再到现代传记形式的转变……这部作品简洁却视野广阔。

埃尔米奥娜·李在书中一一论述了“传记的十大规则”,而最后抛出的一条规则却是:“规则十:传记没有规则。”传无法法,横亘在面前的九条规则,似乎在这里烟消云散。然而,读者却感到通透自由,豁然开朗,充满着创造的冲动。

■聊书

跟随梁思成 走进建筑殿堂

李海卉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学者费慰梅,她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好友。在书中她曾描述一件难忘的事,从中可见年轻的梁思成对建筑研究的着迷。“1924年抵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建筑史教授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思成也参加了。上了几堂课以后,他跑去找古米尔,说他非常喜欢建筑史,他从来不知道世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

建筑大师梁思成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思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在当时社会动荡、物质资料匮乏、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用10年的时间,对全国近200个县城的2000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和详细的测绘,为中国古建筑的探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撰写了详尽的科学研究报告。

梁思成著有《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清式营造则例》等书。《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在抗日战争时期烽火连天的环境中写成,汇集了营造学社测绘与研究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扛鼎之作。这部珍贵的著作在2022年梁思成逝世50周年之际,由三联书店重新编辑,以最大限度接近原著风貌,以原有之简体中文版为基础,对照梁思成原作稿本以及1955年的油印本《中国建筑史》两个版本,拾遗补阙,对文献做严谨校正。为区别于之前的版本,特标示以“通校本”。梁思成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1955年以油印本印出时改为现名。此书与梁思成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均成书于抗日战争末期,是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的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

梁思成总结了古建筑的关键特征,指出古建筑的“文法”,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填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空白。

《中国建筑史》按时序将中国古代建筑分为几个时期,分别介绍文献、梗概、实物、特征并进行分析。全文以文字写成,呈现了古建筑的精神和风貌,其语言和内容的十分协调统一,且文字晓畅明白,非常好读。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结论中指出,古代文献之所以“率重其名称方位、部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是因为“政治、宗法、风俗、礼仪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梁思成对中国建筑思想的探究,将中国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思路打开,从中我们可以思考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在传统中生发创造的力量。

梁思成笔下的中国古代建筑测绘图,一方面秉承了西方建筑学的制图手法及其蕴含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法,更好地呈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风貌,这在世界建筑史经典著作的插图风格中可谓独树一帜。

《梁思成的作业》一书收录了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史课时的作业、笔记和手绘建筑图。笔记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梁思成上课的笔记内容;第二部分是建筑图;第三部分是梁思成根据上课的内容,课后阅读了大量书籍并认真做了摘录,是上课内容的延伸和丰富,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法国的170座伟大建筑与80位杰出建筑师。

《梁思成的作业》一书的设计从装订结构、材料选择、色彩选择、文字的灰度、字体的应用等给读者一种真实的历史代入感,展现了梁思成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代宗师的珍贵历史片段。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和20岁的梁思成一起推开建筑的大门。

“在最初,是我们创造了建筑;到后来,是建筑改造了我们。”穿过历史的尘埃,梁思成所行经驻留的每一座城市,被他触摸过的每一座建筑,都还留存着他的热爱,他的温度。

